

古今印史

古今印史

古
今
印
史

徐官著

中
華
書
局

古今印史

此據寶顏堂秘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榆菴記

吳之士有以榆菴爲號者。徐君元懋也。徐君家靈巖之陽。所居之前有榆七章。其尊君養高不仕。以榆自號。士從而稱之曰七榆君。伯氏修其家閭。爲流輩所重。其自稱亦曰榆南。以至於君。居不易方。讀書纂言。晏然自得。於其所居室。視之爲菴。仍稱曰榆。蓋徐氏寓望於榆兩世矣。前通進石川張先生。以書致君。盛稱君之美。予曰。榆菴義何居。則又出其所著以示。昔有隱於漢陰者。人以漢陰老人稱之。有以三槐名其堂者。人又稱其後曰三槐士。貴修其令望。烏知一室一木不足以爲重也。石川稱君之美。有曰博學曰善醫。曰精篆法。予一日之間而得三美。其美又萃於君一人。山人之座客。突然見臨。有如徐君。是足重也。榆北土之樹也。江南人指楮以爲榆。榆之幹修而葉密。有類於楮。凌冬而不瘁。當夏而多蔭。鉅可以中輪輻。細可以供什器。此榆之爲良才也。凡違俗之士必野居。野居必有木以識望。君家藉稱於榆。而君復懷利人之術。有求者必往焉。榆菴榆菴。其名籍然於人之口矣。予嘗謂士之有恆者。徙不出其鄉。跬步莫敢違其親。所居不敢忘其親。所以愛其身無不至。可以言孝已。君之造於予。首出太常魏公所遺書。凡太常纂古文奇字多議於君。師旣卒。汲汲輯其遺事。以傳其不背於所事者如是。則其他美可知已。予閱其書。君於醫能折衷近世名家之說。而補其所未及。於字學古文大小篆隸書。能正其不同。於國初已來賦法之輕重。能言其始末。而將以聞於有位者。蓋有憫世之志。非徒以藝爲專攻者。以是知石川公之譽君者。皆有自。予因記其所謂榆菴者。而并著之。海虞鄧韞記。

古今印史跋

古今用印以示信也。無此則真僞莫辨。但篆文多贅旨。及制度品則有未善者。榆菴徐先生著爲印史。悉探本以正之。闡明大義。指示迷途。其功博哉。先生性行古樸。篤志斯文。從游魏恭簡公之門。有年。聞見博洽。心所獨得。最精且多。故其立言敘事。意精深而詞幻眇。觀其所著經傳纂言。閒中紀聞。及孝經古文集成諸書。可見也。此特餘事耳。雖然是書也。馳驅倉箱之場。遠出義獻之右。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人能因所書而求其義。所見豈不日長。亦後學之模範也。印章云乎哉。玉麟不敏。竊有志焉。謹贅數語以附驥尾云。後學周玉麟頓首書。

古今印史目錄

前輩知書法

節字

章字

籀文大略

隸書大略

原六書

亥豕字

古印

抑字

武卿字

仰昂字

犇羴字 波滑字附

公私字

璽字

印字

古文大略

小篆大略

孔子書

繆篆

水字

宋字

似孫字

縣字

鳳朋字

氣乞字

木才字

國賢字

晚字 曉字附

達字

象形印

父甫字

臣氏字

墨青印色

不用黃紙

屬字

印章用成語

正謙卦篆二字

井正
冰字

乾字

卯酉字

用印法

古今命字不同

道號

說文

古今書刻

摹印法

印不可僞

印章制度

九疊篆

圖書

圖畫書籍識

進士官銜

臨書入石法

重碑額

古今印史

明 吳邑徐 官元懋著

前輩知書法

侍郎汪公名偉。字器之。屬吏書刺。偉字下誤從巾。汪怒云。偉字不從巾。當從牛。何爲錯寫。遂手碎之。吳文定公名寬。字原博。在朝時。鄉人有浦姓者。善刻圖書。記而不知篆法。嘗刻原博二字奉寄。文定見而笑曰。博字當從十。不當從心。因復寄還。門吏書刺。端楷足矣。求其知書法者。百無一二焉。固不足計也。若篆刻圖書。記而昧於六書偏旁。豈不見笑大方。憶昔官與范武卿同寓星溪。嘗鑒賞諸家印譜。頗知其槩。武卿好此尤篤。經月之別。輒增益數方。時出與予評之。某也古。某也拙。某也巧。某也俗。及制度之法。一一品題之。武卿深服予論。嘗贈予詩有榆林結屋道人居。我從論說增光彩之句。因志其法於左。名曰古今印史。先之以吾師魏太常莊渠先生六書精蘊中。璽節印章四字之義冠於前。俾覽者曉然知大義之所在。夫篆刻多誤。皆因六書之未明也。乃敍古今書法於中。未復節采李陽冰以下諸說附焉。此雖無甚緊要。然博雅之士。亦或有取。聊復存之。

璽字

璽

古文從爾
從土爲意

璽

此文乃
從玉

六書精蘊曰。璽印章也。從爾從土。古之制字者。取命爾守土爲意。其在臣也。曰君命我矣。何爲代君養民也。其在君也。曰天命我矣。何爲代天養民也。秦制惟天子用璽。後之人因改從玉於義。何居。李斯又爲之。刻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之愛民甚矣。豈其獨厚於一人以位爲樂邪。試觀古今心畫。誰也。樸誰也。華誰也。公誰也。私。

節字

𠄎

古文

𠄎

續文

𠄎

小篆

精蘊曰。節。限制也。其爲道也。損過以就中。天命也。其爲物也。刻符以合信。君命也。臣毋敢自專。受節於君。乃得專制於外。周官守邦國者。用玉節。都鄙用角節。凡使節以金。門關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取尊君之義。故其文象秉執之形。上函象節。其垂象節旄。飾以爲文者也。古之制器者。以道而命名。制字者。象形以明道。在天爲節氣。在君爲節度。在事爲節儉。臣之忠節。婦之貞節。人之骨節。木之枝節。皆取限制之義也。節用之則建。不用則藏。別作 𠄎 象受而藏之之形。配合他字。兼此二文。

印字

𠄎

古文

𠄎

續文

𠄎

小篆

宜按三文諸篆書俱有之。原不分大小篆。今并錄出。

精蘊曰。印。璽節也。刻文以識信。從人。象手持節立意。法守所存。毅然若不可奪也。欲印事者。先印其心。公無私。如天地。信如四時矣。嗟夫。信不足有不信。故爲之印以防民。惟簡乃嚴。惟嚴乃重。後世官府。遂無

一事可少。亦無一日無事。印數剋矣。何以救之。曰省繁文而敦樸。

章字

章

古文

章

石鼓文。見楊用修刻本。未詳其義。

章

小篆

精蘊曰。章。樂之一成也。字意從音。從十條理。自始而終也。章與文同。文也者。其輝光也。章也者。其節奏也。皆因渾厚開之也。官按因有節奏之義。通用爲印章之章。印章制度。大學衍義補所載者。茲不復論。

古文大略

倉頡。黃帝史也。生而神靈。仰觀俯察。其始制字。曰古文。與伏羲八卦。相爲表裏。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粗尾細。象蝦蟇子形。故曰科斗文。又曰鳥跡書。後世雖有筆墨。亦擬其象而作書。頭尾俱細。更其名曰柳葉篆。噫。人心不古。可以觀世變矣。

籀文大略

周宣王太史公籀。損益古文爲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文。以其官名。又謂之史書。因李斯小篆興。別其名曰大篆。後世遂稱大篆云。陶九成曰。上古以漆書。中古以石磨汁。至後世始有墨。按此。籀文比古文。又非科斗狀矣。今世所傳石鼓文是也。但屢經翻刻。傳寫多失真。官嘗見舊刻石鼓文。方圓不同。大小不一。而變化非常。所謂文盛於周者此也。近時楊用修刻本云。李西涯所臨蘇東坡本。穿鑿補綴。未爲盡善。蓋予昔日所見者。因石刻歷歲既久。火焚風剝。多缺而不全。乃可驗其真。今大完備。是可疑耳。三代遺文。多載

於古鐘鼎上。昔劉原甫收周鼎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觀此乃知薛尚功所集鐘鼎文。夏英公四聲韻。多類此。

小篆大略

李斯又損益古文與籀文爲小篆。蓋古篆多圓圈圓點。小篆崇尚整齊。悉破圓作方。漸失古制矣。今稱玉箸篆者是也。小篆雖興於秦。而其傳實本於漢。許叔重搜集其文爲說文。其功實多。顧其書所載小篆居多。古文籀文十無二三。雖然。官嘗聞之師曰。說文中字。儘有好者。亦有不可通者。細求其義。然仍倉史之舊者尙多。但增損點畫。移易位置。少變其文。而古人之心法。遂隱而弗彰。爲可恨耳。是以吾師命官篆六書精蘊。不拘拘於科斗玉箸。方圓平直。布置各有個道理。不同乎俗。而實宜於俗。不泥乎古。而實合乎古。識者多樂玩之。大抵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燦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成。參於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畫直。科斗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艸木植。取用於鳥跡柳葉也。服食室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鐘鼎諸文也。篆書之法。不外乎此。若刻之印章。題之碑額。古文第一。籀文第二。小篆第三。後世多用小篆而遺倉史。大不敬也。或曰。倉史古篆多遺缺。小篆多完備。取其便耳。官嘗謂倉史遺文。比小篆雖不全。然倉頡篇。石鼓文。說文及通釋以下。如六書統。六書故。六書略。復古編。續復古編。字原正譌。本義。聲音文字通。四聲五聲諸韻。款識鐘鼎諸書。嶧山碧落諸碑刻。不能枚舉。雖古文大小篆錯雜載焉。亦不爲少也。蓋物聚於所好。恨不求之耳。天下之大。豈

謂盡無也哉。禮失而求諸野。自古皆然矣。吾師六書精蘊。及官孝經古文集成。皆按索諸書而得者。安敢有一字杜撰哉。師云倉史不足。擇小篆可者以補其缺。此說得之矣。

隸書大略

古人紀事。皆是篆書。更無別字也。始皇時。獄訟繁劇。衡石程書。程邈始變篆爲隸。所以便隸佐所書。故曰隸書。亦曰佐書。後之人以其形勢言之。曰蠶頭燕尾。斬釘截鐵。又云摧鋒劍折。落點星垂。皆是也。王次仲又小變其法。曰八分書。比隸大同小異。但無點畫俯仰之勢耳。或曰八分者。去篆二分。尙有八分之意。未知是否。嗟夫。書至此二人。古法大壞。後得蔡邕刊正六經文字。書丹刻石於太學。古書稍得顯明。下此日趨簡易。輕沙流蕩。而無法。殊不足觀矣。隸書不可施於印章。惟崔子玉作篆尙廬。有似隸耳。實非隸也。隸書結體微方。一一翻篆爲之。既不移易位置。又不減省其畫。纔是書家翹楚。近世如司馬溫公。魏鶴山。熊與可諸公。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此後不多見也。宋儒以楷書有古意者。亦曰隸書。若我朝黃學士諫。從古正文。其庶幾乎於乎。古書謹重。如人端冕佩玉。危坐拱立。望之而莊敬之心生焉。今書如岸幘褰裘。利其便安。人狎而悅之。若行草則褻褻縛袴。趨步而趨矣。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何邪。又竊怪夫今之學者。耽嗜懷素智永諸帖。終歲摹擬。敝精竭神。猶恨其不相似。而倉史古篆。罔克究焉。何取法乎僧。而藐視聖人邪。多見其不慎所擇也。古人有言。寶書須寶德。有藏文公周易本義真蹟。百金不願易者。亦此意也。大抵評書者。且無問其他。只看寫得合道理。乃是知書者。

若寫羣字。便要見得君字當在上。羊字當在下。庶知尊君之義。若二字並列。則失之甚矣。此之謂不知類。又如明者。日月之光也。倉頡制字。取日東月西。合以爲意。故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海。顯于西土。荀子曰。在天者莫明於日月。武侯出師表云。明並日月。康節解字吟云。日月爲明。合數說而觀之。則明字之義昭然矣。或從目作明。非胡舍大明而取小明邪。前人雖有如此寫。終是俗書。不可取法也。嘗見吳文定公跋褚遂良書云。書家謂作真字。能寓篆隸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蔡虛齋曰。天下之字。人皆知其爲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爲。精蘊後敍曰。六書而明。譬若航海有筏。指月在天。六經可無訓詁而自明也。是皆知本之論夫。何後世專取姿媚以悅人。而不求古人之心畫。而理晦而道厄矣。官也。憫古道之亡。而用心於此。亦已久矣。非敢立異以違衆也。特據夫理而已。理之所在。是之所必歸也。方今古學大興。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待求子雲於後世也。

孔子書

於帝乎有吳西延

陵商君子之墓

官按陶九成云。先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叛物垂則。今傳於世者。比干墓銘。與季札碑是也。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季札墓在常州江陰縣。比干墓銘。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共十六字。書史有之。後之人翻爲楷書。非復古篆矣。尙有數字。散見于

鐘鼎諸書。茲不復載。季札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總十字。皆古書。與大篆相類。生動而神馮。識者見之。咸謂其非今世物也。或曰。歷代縣遠。其文殘缺。唐玄宗敕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於石者。吾子行亦嘗疑此。故其言曰。按古法書。止云於乎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增入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云云。官謂延陵墓三字。實敦古無足疑者。蓋孔子之書。參用倉史二文。故方圓不同。獨不觀孔子之言曰。一貫三爲王。而王字篆亦方正者。豈可以其體方而遂疑其非邪。吾友林子孔承烈。廣人也。掌教江陰。嘗惠我以搨本。今特臨書於此。俾遐方僻壤。得見孔子之心畫。亦足以醒人心目。原本字大尺餘。今減小之者。以便覽云。嗟乎。予閱古法書多矣。若先秦古文。僅見大禹碑。石鼓文。及此刻耳。此外不多得也。古人云。寶書須寶德。德之盛。孰有過於我夫子者哉。後世有得是書者。其尙寶之與。

原六書

古人制字極簡易。惟取意勝者爲之。非若後世命題作文。累數百言。義理可以具載。就如八卦。便包涵許多道理。故曰六書與八卦相爲表裏。試舉一二明之。如仁字從二畫者。上天下地也。人能參贊天地則爲仁。義字從善字建首。其從我者。以善自我出爲義。若作羊字訓。全無意思矣。又如直心曰惠。日正爲是。何其親切而著明哉。趙撝謙本義有六書論七篇。言之頗詳。茲不復論。戴平甫有言曰。六書者。羣經諸子百氏之通釋也。六書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書。不待注疏皆可讀也。六書不通。而以億說繆爲之注疏。是啓

而爲響者也。祇益其迷。注疏滋多。學者滋惑。是故古之學者。簡而覈。約而達。用力省而功倍。後之學者。博而膚。雜而不貫。用力勞而功少。

繆篆 繆平聲

說文敍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官以理推之。當讀如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爲此故也。夫篆書乃古人之心畫。制作通造化。實非淺易所可窺測者。敢杜撰乎哉。務須從古。庶免識者之鄙。繆字有三。音本綢繆之繆。從糸定意。諧梨爲聲。絲之纏絲重複者也。凡纏絲重複。多致於亂。因爲繆誤之繆。又爲秦穆公之繆。音木。及按皮日休曰。秦穆公立夷吾。以致晉室之亂。可以證繆爲定。觀此則後世稱秦穆者非也。若宋穆之繆。與此不同。謚法布惠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

亥豕字

或問刊正經書者。每云有魯魚亥豕之繆。魯與魚字。實相類。固易譌也。亥與豕字。筆蹟迥別。何云然邪。殊不知古亥字作 。比犬豕字只省一筆。實相類者。亥爲純陰。木歸其根。制字者取象木根蟠屈之形。正以見生氣伏藏也。欲得其詳。獨不見景字之義乎。蓋景字古篆上從巳。下從 。合二文以成字。巳爲四月辰名。於時爲夏。乾象也。亥爲十月辰名。於時爲冬。坤象也。天地法象示人也。古人體之。發爲心畫。後之人不得其義。混用豕豕之豕。說者詞費矣。豕豕之豕。象豕露牙散越之形。請究古篆。彼此各別。

水字

水古篆作。官聞之師曰：天地始闢，融而成液，有生之最先也。萬物不得，無以榮養，而乃下之。故曰：上善若水，離造化未遠矣。易象爲三，古文立三之象也。屈曲有動意，象水流行之也。其中象丕流，左右象衆流，合併而後大也。子言知者樂水，得無以其圓活而天機相爲感乎？今篆刻偏旁，或省文作，非篆法。無此，隸書有之，不宜入印，或又變體作，只趨簡便，不顧義理也。於乎！好古者往往翻篆以爲楷，今卻翻楷以爲篆，不知而作一至此邪？偏旁誤字頗多，舉此以例其餘，詳見精蘊音釋。

古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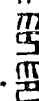
予家藏一古銅印，龜鈕其篆文曰子實，甚古且拙，信非古人不能作，意其爲漢物也。嘉定一友姓潘，名士英，字子實，因此贈之。昔劉尚書號鐵柯，偶得一古印，其文亦曰鐵柯，往往有相同者，雖然，印多相同，考其世與其人，則不同焉。夫印者所以示信，傳後也，善則傳，不善則否，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矣。

宋字

宋景濂氏看篆書甚博，觀其所書刪古嶽瀆經可知。官嘗見其真蹟，後有一小圓印，文作，竊怪之。因舉此以問莊渠先生，先生玩之良久曰：吾得其義矣。宋，上梁也。凡作室者，莫重於上梁，匪合衆力不能舉，故其義又爲公共。從，音錄，交覆也。從，象衆木交，義之形。會意，譌而從，義從而晦。周封微子於商丘以奉殷，後名國爲宋，以其地於天文屬太梁之次也。與字小異，知此乃知宋字篆法精。

妙云。

抑字

邵康僖名銳字思抑有印曰邵思抑印四字抑印二字篆作有一書生見而笑曰一圖書而用兩印字且一正一反何也殊不知正是抑字乃是印字也書法有六此屬轉注故曰及印爲印也若反可爲巨音頗不可也反端古絕字從刀從絲亦作端爲之類是也今楷作抑乃俗書耳官按古法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此特舉二字配合之妙大抵印章就如大書堂扁一須取義精二須書法古三要配合得宜予嘗登君山望大江因書四字頗寓此意

似孫字

華希相購得一舊印有二字持以問予予曰昔有高似孫者嘗著子略一卷未知是斯人否說文從人目聲從系從子系古繫字以系於子者爲孫會意希相復問似字從人之義予謂人之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察也因作三似辨隸書一紙以歸之三似辨曰夫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而卑屈之可羞者則謂之諂儉者止而不過之意而鄙嗇之可耻者則謂之吝英氣者道義所發不容掩者也而客氣則用罔用壯氣質之偏而難近者也雖然英氣尙害事而況客氣乎是數者理實相懸而迹若相似焉者故有阻節以諛人則曰吾尙謙也嗜利以廢禮則曰吾尙儉也矜已而傲物則曰英氣不可無也於乎不有以辨之則藉口聖賢之教以恣其私者曷有極哉